



从左至右：加拿大东部城市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首都国会山前集体炼功；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劳工部长凯利·利奇；国家税务部长克里·林恩·芬德利

加拿大总理、部长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二周年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综合报道）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22 年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总理和多位联邦部长再度发出贺信，颂扬真、善、忍；赞扬法轮大法让全世界无数人受益，在加拿大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表彰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社会的极大贡献。

法轮大法自 1992 年 5 月 13 日由李洪志大师传出以来，22 年间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弘传，令上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每年的 5 月 13 日，都是全球法轮大法修炼者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的节日。

总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

自 2006 年以来，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每年 5 月都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在今天的贺信中，哈珀总理说：“向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于世 22 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是我极大的荣幸。”

总理在贺信中说：“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法轮大法提倡真善忍的原则，在加拿大已经赢得了认可。我表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这一功法与加拿大人分享。”

哈珀总理在贺信中强调，加拿大一直以来支持宗教自由、人权与法治。他说：“加拿大拥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强有力的记录。去年，我们政府很高兴地推出‘加

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鼓励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族裔群体，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实践他们的信仰，而不必担心暴力或打压。在这些努力中，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哈珀总理最后代表加拿大政府说：“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呈上最美好的祝愿，祝庆祝活动留下难忘的记忆，祝合作与善意持续下去。”

多元文化国务部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迅速传播

多元文化国务部长蒂姆·厄普尔在贺信写道：（我）代表总理哈珀及加拿大政府，给所有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的人呈上最热情的问候。

他说：“自从 1992 年开始传世以来，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在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我们多元社区的所有成员中积极倡导理解、宽容与友好，这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进步是极大的贡献。”

厄普尔在贺信中说：“我感谢主办方（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对华裔加拿大人及他们传统的奉献。我要称赞你们对加拿大多元化持续做出的贡献。”

劳工部长：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的进步是极大贡献

劳工部长凯利·利奇也发来贺信，利奇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我们多元社区所有成员中积极倡导理

解、宽容与友好。这些教导对加拿大的进步是极大贡献。

利奇在贺信中说：“在你们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之际，我要赞扬法轮大法学会所有成员，与所有加拿大人分享他们的功法和传统。”

利奇表示，感谢你们以你们的理念、传统和价值观丰富我们伟大的国家。

国税部长：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生活中注重真、善、忍

国家税务部长克里·林恩·芬德利在贺信中代表 Delta—Richmond East 选区的加拿大人表示，在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的整个 5 月里，我很高兴地对法轮大法学会，以及加拿大所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她说：“法轮大法在全球已经有超过一亿修炼者，每位修炼者都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真、善、忍原则。加上五套柔和、宁静的动作，法轮大法修炼者努力获得健康的身体和精神升华。”

加拿大政府持续支持法轮大法谴责中共迫害

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加拿大总理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表彰和赞扬法轮大法对社会的贡献。与此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谴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加拿大政府是国际上第一个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国家。◇

柏林中共使馆对面的亚诺维兹桥上，蓝眼睛高个子的法轮功学员法兰兹背着小广播，微笑着迎向中国游客，他做出各种手势，表达自己对中国客人们的欢迎和友好。

（明慧记者雪莉采访报道）有着30多年坎坷求道经历的法兰兹，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其实，要让法兰兹相信什么理念，遵从什么道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早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曾不顾父母和所有人的反对，坚决不再去教会。从那时起，他开始执着地追求真理，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求“法”、求“道”。那么，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他到底要向中国人讲述什么呢？

求道之心

法兰兹出生在德国中部小镇上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每个周日他都随父母去做礼拜。慢慢地，他感到忏悔后没有了那种轻松、心灵上获得自由了的感觉。终于在复活节的时候，他拒绝随父母去教堂做弥撒。这在小镇上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法兰兹成了唯一退出教会的人。

告别了教会，法兰兹继续他的寻道之路。他尝试了不同的法门，坚持打坐。可是，打坐中出现的一些人体特殊现象没人向他解释。26岁那年他学习了一个印度的新法门。当时他正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心理学，后来他中断学业，飞去印度，但半年后，他的身体出现问题，被送进医院手术抢救。

手术后他回到德国，转学企业经济学。断断续续地，他还在坚持打坐。在法兰兹要写毕业论文以前，他又一次中断学业，转而自己开了个公司。每天工作紧张，事务繁忙，时不时地，他还会打坐，只是和那个师父心灵上的联系好象越来越淡，最后就完全没有了。

疑问、不解和迷茫

“2005年我的公司破产了。



▲法兰兹；▶柏林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在亚诺维兹桥上演示功法，发真相传单



苦寻真法 心系中国人

一个德国人末世寻道的历程

我没有觉得天要塌下来，这不过是个幻影破灭了。现在我又回到了现实中来。”法兰兹接着说，“那段时间我又有时间思考，打坐的时间增多了。体内有各系统的运转，这个现象又产生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双眉中出现的那个很亮的白点，是什么？打坐中人体到底在起什么变化？”越来越多的问题堆积起来，但没有人能给他解答。

法兰兹天天在网上找这类问题的答案。“我从一个通灵人士那里得知，在各个宗教和古老传说中提到的末法时期最后的救世主已经来到人间了。我当时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途径可以找到这位觉者。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和我讲过，末世的那个神会来救我们。我必须找到这个神！”

难以置信的幸运

二零零八年初，一次当法兰兹信手输入“第三只眼”搜索的时候，被链接到了法轮大法的一个网站。当法兰兹从法轮大法网站上看了大法书籍后，几十年的迷茫一扫而光。大法师父的讲法，理白言明，把历来冥想打坐中没说清的地方，讲得清清楚楚，并让人明白了有关神的领域的根本答案。

“‘哇，天哪’，我边读边感觉全身的细胞全部张开。背脊上一阵冷

一阵热。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我找到了真正的法。”“很快我就明白，这不同于我过去所学过的任何一个法门。在那个印度师父带领下，我们也许可以修到某一层次，在那时的我看来已经很高了。现在，看了大法书籍后，我才明白那不过还是一个很低的层次。”

回忆起当年终于找到法轮佛法时的快乐，他开怀大笑。

守在桥头 心系中国人

当法兰兹得知，在亚诺维兹桥上、中共使馆对面，能找到当地法轮功学员时，他就直奔那里，他激动极了，大力拥抱一个学员。从此，他也成为了法轮大法真相点的一员。

“我喜欢走出来和别人说话，告诉人法轮大法有多美好。我想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说，请你们相信，我们对中国人民丝毫不反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也不会因为揭露中共集权对我们的迫害而贬低中国人民为了得到幸福生活而付出的劳动。请记住，这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我们心中分得很清。中共迫害法轮佛法的罪恶人神共诛。中国人民能得到神佛的眷顾，有个美好未来，这是让我们深深牵挂的。”◇



人渣办的“法制教育基地”

建三江“法制教育基地” 迫害法轮功调查报告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节选）

人渣办的“法制教育基地”

一个月“教育费”收1万，“教育成功”还可以得到约2万元的奖金！在当今教育培训市场，能够要这个价的寥寥无几。事实上，这个“教育机构”没有获得任何与教育相关的牌照，其“教育人员”没有任何人接受过与教育相关的资质考试，完全是一个无牌“教育机构”，一个打着“教育”旗号的、恶贯满盈的黑窝：

用黑龙江省某负责人的话说“这都是一群人渣，共产党用这帮玩意，倒台快！”还有社会上的地痞赖子和流氓，黑社会人员参与。这部份人心狠手辣，肆意妄为、流氓成性的恶棍加歹徒。（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九日报道《揭露黑龙江伊春洗脑班恶行》）

现任黑龙江“610”副主任顾松海原来就是伊春洗脑班的头目，就是从这群人渣里挑选上去的。

“法律课”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给你强制洗脑的地方，必须‘转化’，否则没有出路！”这是法轮功学员吴东升刚被绑架到青龙山洗脑班时，洗脑班头目房跃春对她说的开场白。随着这个开场白，一系列残酷的“法制课”就接踵而至：

原洗脑班主任盛树森经常威胁法轮功学员说：你得判七年徒刑，主任房跃春对不配合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恐吓说：“不写‘三书’，就送监狱”。（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报道《曝光黑龙江省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罪恶行径》）

死刑适用条例：该“课”所述条例赋予了法制教育基地可以随意处置学员甚至将学员打死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力：

建三江法轮功学员石孟昌于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被建三江警察绑架到五常市洗脑班酷刑迫害的情形，其中写道：恶徒不但不听还叫手

下拿来电棍“啪啪”闪着蓝光高声恐吓、威胁着说：不写“转化书”就上大挂（是一种酷刑方式），四十分钟叫你大汗淋漓，电棍在全身上下全部排满，这时叫你说你就得说、叫你写你就得写、叫你骂你就得骂。避孕套给你套头上，一分钟你都过不去。还有钉牙签。不“转化”我们有的是办法，叫你家倾家荡产，让你老婆改嫁、叫你家破人亡。每天给你打六十元钱的药，会算你八百元，不打针几个人按着给你强行打，一个月就是几万元；不“转化”整死你，一火化再开个病例条。中国十多亿人少你一个也不算少。（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报道《黑龙江农垦总局石孟昌被绑架折磨骨瘦如柴》）

青龙山洗脑班主任盛树森、现主任房跃春，对讲真相讲法律的法轮功学员威胁说：“共产党叫我干的，到哪里你也告不了。”房跃春还咆哮说：“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对法轮功就是不讲理。”房跃春不听真相还恶狠狠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原五常洗脑班首恶付彦春自己说：“我是牲口，不是人”，他公开叫嚣：“我这里就是流氓集团！”侮辱谩骂法轮功学员时，语言粗鲁、卑鄙下流，酷刑折磨手段极其残忍嚣张。付彦春常说：“我就是恶人榜上的恶人”“打死能咋的？”“我不怕遭恶报”。大庆油田安装公司“610”主任朱遵仁叫嚣：“我就代表共产党，愿上哪告上哪告……”（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七日报道《大庆“610”强制洗脑的罪恶》）

“酷刑课”

对于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来说，“酷刑课”就会成为“必修课”：体罚之罚站、罚蹲、骑马。

七星农场60岁的石秀英老太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被当地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肉体与精神都遭残酷迫害，后动手术切掉四分之三的胃。在绝望中，她重新修大法，起死回生。后来石秀

英自述了此次迫害，其中写道：“洗脑班人员陶华，房秀梅和一些帮教轮番对我进行威胁、诬蔑、欺骗，他们逼迫我站着从十二月二日中午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不让睡觉，不让吃饭。房跃春看我站的不合他们的意上来就给我一脚，协警金言鹏、周景峰就恶狠狠高喊：站好，站直。我近六十岁的人，被强行罚站到第二天八点多，近二十个小时，在没有睡觉，没有吃饭的痛苦中，几次支撑不住出现昏迷。在极度的困乏疲劳的痛苦中，神智已经不清的情况下，洗脑班协警周景峰抓住我的胳膊，金言鹏抓住我的手，塞进我手里一支笔，扶着我的手在纸上强行写‘转化书’，我竭力挣脱，金言鹏就用拳头打我有右肩膀（四天后我发现我的右肩膀黑紫）。几番挣脱，我已无一丝力气，他们就这样抓住我的手写了‘转化书’。”

法轮功学员于松江自述中写道：

“一天晚饭后，七点钟左右，盛树森带了几个协警，冲进来边骂着便劈头盖脸的向我打来，连踢带踹把我带到审讯室，他们把我双手分开拉直铐在两个铁床头的底边横梁上，使人既坐不下，也站不起来。盛树森边打我嘴巴，还咆哮着不写就上刑。他叫那几个协警和金言鹏轮番打我六、七十个嘴巴子，接着掀开我衣服在我后背上，用皮带狠抽了几十下后，金言鹏又骑在我的背上象骑马似的上下不停地颠着。盛强迫我蹲着。由于长时间的蹲着我的双腿失去了知觉，不自觉的坐了下去。盛等人连踢带打让我蹲下，就在这时，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使我几乎站起来，手铐连着的两张床也被我提了起来。几个人都吓慌了，抱腰的，踹我膝盖的，拉床的，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又把我强行摁蹲下。说我好几顿没吃饭了还是很有力气，这时金言鹏问我以后报不报复他，我告诉他我们炼功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知过了多久，我又一次不自觉的坐了下去，打手们五、六个人坐着的两张床，竟被我把床拉近了。他们一阵连骂带打，想叫我再次蹲下，此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地昏了过去。”（未完待续）◇

上海看守所的一幕 改变了我的人生

【明慧网】我爸是法轮功学员，2001 年 5 月份在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传单时，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判刑 7 年。当时我还没有成年，中共不间断地反复诬蔑宣传，使我对法轮功和我爸不理解，认为我爸给我们家带来了伤害。

2009 年 3 月份，我经人介绍到上海打工。谁知干了 3 个月，老板不给工资，还派人打我。我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自卫还击，后来死里逃生，连夜从上海回家。第二天上海警察打电话说：“你的工资给你解决了，你到上海来拿工资。”结果一到上海，警察就把我关进了普陀看守所。我问警察：“你们不是叫我来拿工资的吗？”警察说：“你把你老板叫来呀。”我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我咋叫老板来？”关了一个月后，我妈给上海警察送了 5 千元才放我出来。出来后我去找我老板，把老板带到警察那里，警察什么话都没有说，当着我的面，



酷刑演示：悬空抽打

当场就把老板放走了。

我被关押在普陀看守所期间，亲眼看见看守所恶警暴打一位六、七十岁的炼法轮功的老太太，用手铐铐住

老人的双手吊起来毒打 3 天 3 夜，恶警边打边骂：“老不死的，打死你白打死，看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不打刑事犯，专打炼法轮功的……”恶警骂了很多脏话，三伏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折磨了 3 天后，就没有老太太的任何动静了，老太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我被看守所关押的一个月里，警察没敢碰我一个指头，我指着他们的脸跟他们对着干，公开扬言出去后要报复他们，他们都没有打我，可是他们对一个善良的炼法轮功的老人竟然如此残暴！

因为我亲眼所见中共对善良民众的残暴，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态度，也改变了我对我爸的态度。也因此我支持我爸修炼大法，我得到了很多福报。2009 年，我到武汉做生意赚到钱，买了房子和小汽车。

现在，我相信法轮功善的力量必定能战胜邪恶中共。◇

我给农民算了一笔账

一次跟农民聊天，听他们讲：现在种地不交税了，还给补助；到老了，还给零花钱；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好啊！

我问一位 80 岁的农村老大爷：“土改时您家划的什么成份啊？”“中农。”“那时您家有多少土地呀？”“50 亩。”“那时您家有几口人呢？”“6 口。”“那时生活的怎么样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吃的，有住的，有穿的，温饱没问题。”“有在外边挣钱的吗？”“没有，都是土里刨食，自给自足。”“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吗？”“是，就靠这几十亩地养活着。”

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繁衍生息的唯一来源。

“您家这 50 亩土地什么时候变没了呢？”老大爷想了想，“我家有土地证，现在还保留着。从 1950 年成立互助组，后来到合作社，到

1958 年人民公社，土地就都成了国家的了，我们从此失去了土地，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成了单纯的劳动者了。”

“您知道现在一亩地值多少钱吗？”“不知道，起码得卖几万元吧。”

“一亩地是 667 平方米，现在 1 平方米的楼价在我们当地是 6000 元到 20000 元，平均就按 1 平方米 1 万元计算，1 亩地的平面房价就是 667 万元，盖 10 层就值 6670 万元。50 亩地要都盖成 10 层楼房，就值 33 亿元，就是盖成 5 层楼，也值 16 亿元，50 亩地中拿出 1 半搞绿化、公共设施等，其余 25 亩搞房地产，至少也值 8 亿元。”

“即使不搞房地产开发，50 亩地都租出去，从 1949 年到现在，这 60 多年，您也早成了百万富翁了；而且您家可以世代相传，永远享受不尽。”

老大爷顿时明白了：“我现在祖孙

三代，都加起来也超不过 20-30 万元。”

“您是中农，要是把您划成地主，那就更惨了，经济上掠夺，政治上剥夺，名声扫地，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甚至肉体上直接消灭，还让你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才干得出来。”老大爷也举了几个亲身经历的典型例子，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

“是共产党把我们搞穷了，是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一步一步搞垮了。”这就是老大爷的结论。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制差别不是自然形成的，都是中共人为制造出来的。”老大爷点了点头，欣然同意我的说法。◇

